

# 沙湾 那座古镇

肖复兴

那天,从广州去沙湾古镇的路上,下了一场阵雨,到达古镇的时候,雨停了,挺善解人意的。沙湾古镇在番禺,如今,番禺成了广州的一个区,不远,很方便。不是节假日,古镇很清静,走到留耕堂前,人多了起来。留耕堂,是何家宗祠,在古镇有不少宗祠。岭南一带,宗祠文化传统悠久,它维持着宗族的团结、信仰以及文化的传承。何家是古镇大户,一家有三人中举,其中一位,还当了朝廷的驸马爷,声望在古镇绵延长久。留耕堂最早建于元代,现在气势宏大的建筑,是康熙时重建。留耕堂前,是一片轩豁的广场,成为古镇的中心,留耕堂便当之无愧地成为古镇地标。

广场四周,几乎布满了画画的学生,一打听,是专门来这里写生的。小马扎上,坐着一个年轻学生,稚气的面孔和画板上稚嫩的画作相互辉映,成为古镇一道别致的风景。

我最爱看人写生。面对活生生的景物,取舍的角度,感受的光线,挥洒的色彩以及个人想象的填充,每个人都不尽相同,非常有趣。这些学生都在画水粉画,大概是老师的要求。晚秋雨后的阳光,湿润而温暖,照耀在这些学生身上、画布上和水粉盒子上,跳跃着五彩斑斓的光斑,让那一刻的古镇如诗如画,显得幽静而美好。

这时,忽然广场上嘈杂起来,有学生从马扎上站起来,有的跑到广场一侧,有的惊慌失措地望着远方。我也朝那边望去,那边靠道口是一排房子,有小店,有住家,住家大门口边,是一扇落地的卷窗。窗上有一道凉棚,凉棚下摆着一溜儿画架、马扎还有水粉盒,此外,还有调色水杯与书包。一个中年男人,气呼呼地从家门出来,不由分说将这些东西一件件抄起,噼里啪啦朝前面的广场扔去,立刻,一片狼藉,慌乱的色彩涂抹了一地。

有几个学生纷纷跑了过去,想阻止这个男人近乎疯狂的举动,可惜,杯水车薪,哪里阻止得了腾腾火苗的燃烧。那个男人依旧发疯似地扔东西,一支画架子正好砸在一名女生的脑袋上,她委屈地哭了起来,蹲下来,捡起自己的画架和水粉盒,随后,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镇上一名女人骑着摩托车驶过来,指责着这个男人,同时,骂他衰仔。另一个男子骑着自行车赶过来,来到这个男人面前,给了他一巴掌,说:“怎么可以这样。”

扔东西的男人不动了,也不说话,就站在那里,呆若木鸡。赶来的女人和男子急忙向学生解释:扔东西的人脑子有毛病,独立生活都成问题。然后,指着他的房子又说,这房子都是政府出钱帮忙新盖的。

要报警的学生,赶忙放下了手机。能和精神有问题的病人撕扯什么呢?那个女学生还在无声地哭泣。身边,有人搂着她的肩膀,一个劲儿地安慰。

在学生们的议论中,我听明白了,刚才下雨的时候,学生们到凉棚下躲雨,没有来得及将画具移走,就发生了刚才那幕闹剧。

几个学生把扔出去的画具和马扎拾起,远离凉棚,到别处写生去了。广场上,又恢复了刚才的平静。阳光依旧湿润而温暖地照耀着,洒在广场上一片金光。只有那一片被泼洒出的水粉和水搅和在在一起的色彩,显得那样杂乱无章,像一幅荒诞派画作。

与江南古镇相比,这里没有水系的环绕。由于历经南宋到元、明、清几代,建筑风格更为丰富,破坏和改变的不多。老街纵横交错,地理肌理清晰犹存,石板路沧桑还在。除个别人家变为店铺,大多院落依旧保持着原来的烟火气,商业气息没有那么浓重不堪。漫步街巷,有种依稀梦回的感觉。

在古镇转了一圈,又回到留耕堂前的广场。留耕堂门前一侧,齐刷刷坐满一排学生,对着前面的广场、小店、老街以及更靠前的池塘,在写生。

在这群年轻人当中,我看到了刚才哭泣的那位女生。她画架的画纸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,想不到,女生依然坚持在上面绘画。我站在她的身后,仔细看了看她的写生画,画的是对面那个看遍了写生的男人的房子。左边是家门,右边是有卷窗的凉棚,凉棚旁边,多画了隔壁店铺前摆放的一盆花,红艳艳的三角梅,开得正旺。

## 蒋子龙专栏



■海峡两岸的书法家在小洞天以福会友,场面生动,令人感动。古文字功力深厚、能写很好的楷书和隶书的李之柔先生,谈论书法的四句话,用以形容这次文化交流,似很恰当。他说:修己之美,成人之美,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。



# 以“福”会友

蒋子龙

海南是个大岛,四周全是浩瀚的大海,这恰恰是其魅力所在,尤其是三亚。

不知南下三亚多少次,基本都是冲着海去的。想不到2016年冬,到三亚参加海峡两岸笔会,开幕式后的第一个活动,竟是乘船游海。

一条悠悠浩浩的绿水,丰沛而自由,没有一道道大坝拦截,没有水脉枯竭之虞,两边甚至看不到河岸,被密密匝匝、层层叠叠的红树林规划出河的轮廓和走向。眼前是树影覆水,碧波流淌。

红树梢头是白鹭的安乐窝,或成群栖息,如大雪压枝,或孤眠于深影,宛若红树开白花。游人的响动,有时会惊起一两只,但飞不多远,就选个更安稳的树枝落下。

我在其他地方见到的白鹭,大都在水面上觅食;这里的白鹭,怎么大白天睡不起呢?

很快就有了答案,在游船两侧,常有小鱼飞出水面,争先恐后地伴着游船滑翔、嬉戏。河里的鱼群这么丰厚,白鹭什么时候有了食欲,跳下树枝就可饱餐一顿。既然不愁吃喝,剩下的就是睡大觉了吧。

三亚真不愧为旅游度假的胜地,连鸟儿、鱼儿也如此优哉游哉。

红树林的外面,耸立着形状各异的高楼,住在楼上的人,想必远能眺海,近可瞰河。这里的人,倒是与这水、这树、这鸟、这鱼,十分融洽、和谐。

经打问,三亚河原叫三丫河,因与临川水、大坡水交汇成一丫字而得名。后来,竟成了这座海南重镇的名称。

其实,海南的省会海口,也因坐落于南渡江的入海口得名,是与海成就了这座城市。当然,也成就了海南这座大岛。

占尽大海优势的三亚还多山,翠峰如屏,岚气缭绕,以千米以下为主。正应了那句老话: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。

南山上有大洞天和小洞天,一些名人喜欢在这个神仙府邸题词洞天福地。

普通游客就会发问:福地在哪儿?导游一头雾水,当然,很难作答。

笔会中,不知哪位高人灵机一动,买来大捆红宣。午后,热带冬日的阳光,灿烂而温暖,伴着徐徐海风,令人心神怡荡。人们在小洞天下面的草坪前摆了数排长条桌,来自各地的书法家们,挥毫大写字。

几个小时后,草坪上铺满了大红的福字,直延伸到海边、路边。当傍晚的落霞映红小洞天,直觉得通红的福地,铺展得无边无际。

在笔会闭幕前的交流活动

# 名园遐思

薛志坚 张心怡

江南园林甲天下,苏州园林甲江南。苏州园林以其自然山水融合人文精神的特质,成为各个历史时期美好生活的典范。这些出自名家之手、体现园主品位的古典园林,彰显着历代园主高雅的文化修养,诉说着园林主人的内心情思。徜徉在苏州古典园林,感受到的不仅是秀美景致,更有园林主人丰富的内心世界。园林中许多匾额含义深邃,既可以看出历代园主的文学造诣,更是他们精神追求的外在表达。

以园林的命名为例,拙政园可以说是一个经典样本。1509年,明朝巡察御史王献臣罢官还乡后购园造林,取西晋潘岳《闲居赋》中“拙政园”之语,将园取名曰拙政园。拙,笨拙之意;政,作从政解,又通正直之正。王献臣曾对文徵明说:昔潘岳氏仕宦不达,故筑室种树,灌园鬻蔬,曰:拙亦拙者之为政也。吾仅以一部倘俾退林下,其为政治有拙于岳者,园所以识也。暗喻自己不善钻营取巧,坚持正直之道。

在苏州园林里,还有若干匾额题名反映着历代园主的文化趣味和政治信仰,折射着各个历史时期文人士大夫对政治形势的判断,细细品读,耐人寻味。

在拙政园门楼东西两侧的洞门上,分别题着淡泊疏朗,充分体现了王献臣为官正直、追求淡泊宁静的品格。正是因为隐含着这样的精神价值,拙政园得到了世人的认可,园林因此千古流芳,王献臣也因园而闻名于世。

远香堂是拙政园中部的主体建筑,建于原若墅堂的旧址上,为清乾隆时期所建。它面水而筑,面阔三间,堂北平台宽敞,池水旷朗清澈,堂名因荷而得名。夏日池中荷叶田田,荷风扑面,清香远送,是赏荷的佳处。堂名一是写实,此处临荷池,夏季荷风扑面,清香满堂;二是写意,来源于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。

拙政园内荷花密布,充分表现了园主对荷花的偏爱。除了远香堂外,留听阁也与荷花有关,取留得残荷听雨声之意。园主借花自喻,荷花身处污泥之中,却纤尘不染,具有天真自然不显媚态的可贵精神;荷花香气远播而愈加清芬,笔直洁净立于世间,体现了园主洁身自爱的高尚品格。

环秀山庄有一处有毅堂,意思是政治清明出仕食禄,充分说明古人对政治环境的重视。这与拙政园中的谁同坐轩有异曲同工之妙,与谁同坐轩内究竟是

谁同坐呢?题名与谁同坐,到底是与世俗同流合污,狼狈为奸,还是独自清醒,宁与清风明月为伴?与谁同坐,明月清风我,苏轼在《点绛唇 闲倚胡床》中给出了明确答案。园主将答案藏匿起来,耐人寻味。与拙政园共同列入中国四大名园的留园,取意长留天地间,究竟是什么能长留于天地间呢?观园名而悟人生,历史文化名园可长留于天地间,历代园主是否又有将其高风亮节长留于天地间的情感呢?

在拙政园的州六鸳鸯馆东侧月洞门上,有砖额得少佳

趣,意为得到的越少,筛选出的这些佳品就越觉得有趣了。正如老子所说,少则得,多则惑,得少佳趣,充分反映了古人对自己行为准则的要求。律己先修身,要抵制住诱惑,避免贪婪。人活一世,许多事物并不是越多越好,要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。做事不能求大贪多,要做优求精,更要体会做事的乐趣。得少佳趣,对于我们的工作也有借鉴意义,兢兢业业,精益求精,沉下身子,不断打磨,做出精品。

沧浪亭作为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,由北宋文人苏舜钦修筑。当年苏舜钦来到苏州,郁郁不得志之时,偶然发现府学边上有块风水宝地,甚为兴奋,以四万钱买下了这块地,在水边建造了亭子。因有感屈原的《楚辞》,取《渔父》中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之意,题名沧浪亭,并自号沧浪翁,读书人不折腰于世俗的磊落情怀溢于言表。沧浪亭有这样一副门联:门面对沧浪之水,座上挹先生之风。上联既是

# 茶中智慧

张琳倩

茶的魅力,在于清淡、浅香,在于接近人生况味的苦涩、隽永。茶杯一端,皆是同道中人。

中国茶在海外也有知音。作家狄更斯就是一个,他断言:茶,将永远成为知识分子所喜爱的饮料。湖畔诗人柯勒律治先生曾一度慨叹:为了喝茶而感谢上帝。没有茶的世界真是难以想象,那可怎么活呀。我幸而生在有了茶之后的世界。小说家亨利·詹姆斯也认为:人生,最舒畅的莫如饮下午茶的时刻。

纵观东西方,咖啡馆里充满了西方生活的情调,中国茶馆里则弥漫着东方文人的韵味。那些爱茶的人,千里迢迢地跑来,多半是寻梦的。细雨江南,白雾峰顶,这个山水婀娜的国度就是一座天然的大茶园。比如,西湖龙井、云南普洱、安溪铁观音、君山银针、福鼎白茶,等等,无论什么身份、怎样收入的人们,都养得起一只青瓷茶盏。新茶初成,丰腴的叶片在滚水里旋转、沉浮,浑圆饱满的茶汤,或如翡翠,或似琥珀,日月的精华与山川的滋味,一起浸润着舌尖和味蕾。

《红楼梦》里有副对联很雅致:宝鼎茶闲烟尚绿,幽窗棋罢指犹凉。诗书画,粥酒茶,这就是中国人传统的生活内容。袅袅的香气弥漫了几千年,从历史中

来,又从市井茶园、文人书斋,飘送到遥远的欧美。一闻到这种代表东方文明的香味,喝惯了可口饮品与鲜香咖啡的人们,便迅速醉倒了。

据萧乾《茶在英国》介绍:茶叶似乎是17世纪初由葡萄牙人最早引到欧洲的。英国市场上的茶叶起初是东印度公司从厦门引进的,17世纪40年代,英人在印度殖民地开始试种茶叶,那时,可能就养成了在茶中加糖的习惯。

据说,即使在二战那样物资匮乏的时期,法国人定量配给咖啡,英国人则要的是茶,还有一点

糖。他们愿意跟着茶香,如醉如痴地行走,这不是本土的历史与遗传,而是异域文化的浸润。传入西方的中国极品茗茶很快脱颖而出,杯中的市井气息,慢慢泡成了贵族格调。

鲁迅是绍兴人,江南地域自然非常喜欢喝茶了,他曾别有风趣地说:有好茶喝,会喝好茶,是一种清福。不过,要享受这清福,首先须有工夫;其次,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。以好苦茶而闻名的周作人则说:喝茶以绿茶为正宗,我的所谓喝茶,却是在喝茶,在鉴赏其色与香与味,意未必在止渴,自然更不在果腹了。



# 漂泊的家园

李秋志

黔东南,雷公山麓的密林深处,掩映着一个古老而神奇

的西江千户苗寨。一条清澈见底的水河,穿寨而过,将苗寨一分为二,沿着河谷坡地,座座吊脚楼依山而建,片片梯田顺着山势直连云天。静谧的黄昏,茂林修竹中,升起袅袅炊烟,一群身着鲜艳苗族服饰的姑娘,在铜鼓芦笙的伴奏下,翩翩起舞,用十二道拦路酒迎接远方的客人。

西江苗族人,在这里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过着田园牧歌式的安逸生活。谁能想到,这片美丽家园的主人,竟然多年没有自己的栖息之地。五千多年前,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的苗族先民九黎部落,在向北扩张时,与东进、南下的炎帝、黄帝部落发生冲突,在涿鹿之战中失败,从而横涉黄河,一路南下,到山深林

密之地,寻找自己的梦中家园。

迁徙途中,居无定所,缺衣少食,野兽侵扰,发生了无数令人心酸的故事。苗族先民每到一地方,居住一段时间,就会有一部分姊妹要出嫁。再次迁徙时,嫁出去的姑娘就回不到家了,只能执手相看泪眼,竟无语凝噎。当时她们决定,在春暖花开时,到河里捉来鱼虾,姐妹们聚在一起,吃一餐姊妹饭,互诉衷肠,然后再依依惜别。这种习俗世代相传,就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姊妹节。难怪苗族有句俗语:吃了一餐姊妹饭,了却一年相思情。

许多民族都有迁徙移民的经历。蒙古族因长期游牧骑猎而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。在中原地带,流传着一首歌谣:问我祖先何来处,

山西洪洞大槐树。祖先故居叫什么,大槐树下老鸦窝。明朝初年,洪洞县周边数以万计的山西人,被迫拖儿带女,举家搬迁,那种场面真是牵衣顿足拦道哭,哭声直上干云霄。启程时,他们频频回首,不肯离去。凛凛寒风,槐叶凋零,大槐树和老鸦窝便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精神故乡。

远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印第安人,也有一部悲壮的历史。当年,为了更好地生存繁衍,土著印第安人在广袤的美洲大地上迁徙,不断扩大生活区域,种下了大片的玉米、水稻和小麦。他们用牛皮、牛筋造鞋子,制作衣服和鞋子,用粪类和柴草当作燃料,过着原始而自由的生活。可是到了近代,印第安人被殖民统治者强行移民,到边远的美

洲西部垦荒生活。他们多次奋起反抗,都遭到镇压。不屈的印第安人以兀鹰代表英勇善战的自己,以牛代表残暴的殖民者。很快,就兴起了兀鹰斗牛的雅瓦尔节。

候鸟每年都要迁徙,鱼类经常季节性洄游,蒲公英在飞翔中寻找家园。迁徙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梦想,也是生存与发展的绝唱。苗族历史上的五次大迁徙,使苗族的足迹遍布我国众多地区。走西口虽步履艰难,歌声凄美,不过,大批移民来到内蒙古草原后,那里水草更丰,牛羊更壮。闯关东虽使人背井离乡,却让东北的黑土地不再沉睡,长出了漫天遍野的大豆高粱。同样,下南洋则让无数炎黄子孙,漂泊异域,走遍天涯,在不老的时光里,追寻自己的人生梦想与精神故乡。



塘浅荷香

国画

刘建华

作